



世界文學名著

死亡的意義

波爾才著

楊壽康譯

LE SENS
DE LA MORT

By
PAUL BOURGET

Translated by
YANG SHOW KANG

世界文學名著

死亡的意義

一九五〇年三月
初版再版

◆(S1020)

世界文學名著
死亡的意義 一冊

Le Sens De la Mort

基價捌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Paul Bourget

原著者

楊壽康

發行人

陳懋解

印刷所
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徐壽齡)

序

孔子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，」所以要知道死亡的意義，先該明瞭生活的目的。波爾才爲法國現代小說家擅長描寫社會心理，「死亡的意義」一書，是他描寫社會心理的傑作之一，書中描寫奧德（Ortegue）與茄里（Le Gallie）二人彌留時的心理，繪聲繪色；二人對於死亡的觀念，各不相同，一個是崇尚物質，醉心科學的人，一個是注重精神，信仰宗教的人，因此在死亡臨到之際，二人心靈上的感覺，都受生平思想底影響。波爾才分析此等心理，用意在證明人生該有卓絕的趨向，生活該有超越的目的，然後死亡纔有真正的價值和意義。這書現在由楊壽康女士介紹到中國，譯筆流利，忠實，美麗，合乎「信達雅」的條件，足以傳達著者底高尚思想，給予醉生夢死者以絕好的教訓。

徐宗澤 二七、二二八

譯者序

當法郎士主持法國文壇的時候，波爾才是他們中等社會勢力最大的小說家。波爾才一生最受堆納 (Taine) 的影響，相信科學方法和認真的態度。波爾才第一部成功作品『論現代心理』 (Essais de psychologie Contemporaine) 便是用科學方法很忠實地把許多成功作家作一個內心的寫照。這部書出版以後，很受社會上歡迎，波爾才認清了他的途徑，便也用心理分析法去寫小說。他除了 Cruelle énigme, Le Disciple, Une Tdylle tragique, Le Divorce, Nos actes Nous Snivent, 這幾部長篇小說和 L' Irreparable L' Ecran, Les détours du coeur 等短篇小說之外，還有幾部批評文學的作品，一八九四年他被選為法國國家學會會員。

波爾才早年受普法戰爭很深刻的打擊，因此失掉了早年的信仰，到晚年纔重復虔信天主教，此後他每寫一部小說，都為表揚道德和闡發他的主義，不過他的小說，不像別的教誨小說那樣叫

人厭倦，因為他結構緊湊，情節有趣，他借事情複雜的推演，描寫出各人心理的轉變，細緻而又委婉，書中引起的問題也都是新鮮動人的。當代許多人要學他的方法做小說，都不能像他那樣成功。

這本書是他晚年的作品，用細膩的筆分析熱烈的戀愛，寫出戀愛時的自私與犧牲精神，到結果一般是死，而死的價值，怎樣不同，可以代表作者對死所悟到的意義，也就是對於生命的意義，中間又襯托出他對戰爭的見解，他說：『現在正當戰禍瀰漫全球，生命隨時感受威脅，所以死亡問題，每一天，每一刻，在全世界，為整千累萬的生靈，不論作戰的，安居的，傷亡的，生存的，為個人，為國家，為一國，為全球人類，怎麼還能絕不過問呢？流掉如許熱血，淌掉如許酸淚，難道是毫無意義而尚不足促人深省的嗎？難道這次世界大戰不過是一場人類集體的瘋狂？它的結果難道僅僅是人類無數肉體的天折，僅僅是這些肉體生理化學各方面分解化合的循環嗎？』

現在我們也正處在危難的時期，本書的分析和推論，對於我們目前的痛苦，似乎給予相當的解答，讀了本書以後，能有什麼感覺，在於讀者自己體會。

死亡的意義

一

在這些回憶消逝之前，我願意把它們記載下來，我這時在聖奇雄街的一所戰時病院裏服務，這所戰時病院，大戰開始，纔改成的。那裏四十個鋪位，常常佔滿傷兵，而且都是傷得多麼厲害！因此，我是很少閒暇。那時我們在院服務的，一共是兩個醫生。名爲兩個，實際那外科醫師，不過在早晨施行手術時，來院一次，下午照例亦來巡行一週。其餘的時間，都由我一人和一個心病科的二年級生，留院照料。那個學生，拙笨得異常，我僅敢託付給他的工作，不過是靜脈注射。這樣過着，從去年八月，到今年四月，足足的已經九個月了。戰事初起的當兒，雖然我有跛疾，我曾要求到前線去服務。還記得在一個晴朗的下午——這樣的天氣，在一九一四年悲慘的夏季裏，卻常常遇到，何等的反映！——

我去找我的老師彌舍奧德，他曾代我去辦理請求前線去服務的事。

他對我說：『馬薩，不行，人家不要你去，但是我代你另想法子。現在我把我的醫院變成軍事化。以前你可不是我的學生嗎？後來你把外科一門，漸漸放棄，這不打緊。現在我需要一個靠得住的助手，我請你……好不好？』

奧德先生是一位私見極強的人。誰祇要在他手下做過事的，他便對他始終保存着一副東家嘴臉，他決不容那人違拗他的命令。我祇好接受。因此，戰事期間，我就在這老醫院裏留着。這所醫院本是奧德專門技術，神經系外科的實驗所。那建築還是一六九〇年。工程師達尼馬洛爲哥命皮公爵所建造的。奧德得到了這所大廈，非常得意。他常喜歡把歷屆的屋主，一一陳述着：起先，是哥命皮公爵，其次是皇室後裔大公台的孫女，再其次是一個理髮匠的兒子，用了理財專家勞的法術而致富的什麼某某銀行家，講到那座房子的歷史，也很悠久，在恐怖時代，曾一度當過監獄；在拿破崙時代，做過一位將軍的住宅；在七月革命後的王政時代，做過外國使臣的駐留所；在二次帝政時代，做過一位議員的住所。在二百二十五年的過程中，這些高牆裏，花園前，不知多少悲歡離合的家庭喜

劇，曾經表演過。此刻園裏的老樹，正報着新春的嫩芽。去年八月裏的綠葉，我看着它們逐漸枯黃，萎謝，凋落，現在我又看着發綠。許多別的眼睛，在這焦愁的時間中，也同樣地看見這些老樹，同樣地感到大自然和諧的工作，它平靜的音節，它永久的弛緩，和人類的動盪，所產生的痛苦的瘋狂，恰恰相反對立。那些在這所房子裏，身經慘劇的許多角色，假使此刻，雖然眼望着充滿春意的花園，親歷到我現在所遇見的可怕的災患。聽到此地各處愁慘的叫喚。那末他們所經歷的慘劇，真是不足動心的了。四肢殘廢的兵士，延牆摸壁地在花園裏慢慢地拖着，有的折了手臂，有的截了腳腿，有氣無力的。都來追尋這初春陽光的撫愛。假使我經過這扇門，我便見到枕上傷兵們慘白的或是紅腫的臉，發燒的眼珠，緊閉的鼻孔，張開的嘴唇。被面上卻散着凌亂的報紙，上面刊登着驚心怵目的大字標題，例如：某處的劇戰……某處的新轟炸……某某巡洋艦的又遭潛水艇擊沈等等……

在那一個秋季和一個整整的冬季裏，不知多少次，我想到戰事這般緊張，而我卻留在這裏，雖說不是毫無貢獻，但卻躲開危境！我的殘疾，使我羞慚，彷彿這天生的殘廢，我也不能無咎。已經三十二年，我帶着一隻手術無效的跛足活着。當敵國的飛艇到巴黎來投擲炸彈時，我在反抗和恐怖的

情緒中，彷彿纔感覺到總算還對得住自己。危險是不大，但終究算得是危險，祇要一秒鐘工夫，我也能聽到我們忠勇的士兵們每天所習聞的炸裂聲，我至少也彷彿參加了戰事。而且我還推想。我不是說忠勇的士兵嗎？為什麼說他們忠勇呢？因為他們勇敢地犧牲他們的生命，爲着什麼而犧牲的呢？爲着他們應盡的職責。但是什麼叫作他們應盡的職責呢？服從定律。我又推求這意見。照學者的見解，定律究竟是什麼呢？就是兩重事實中間的必要而永久的常法。假如奧德先生現在還在世的話，他一定把忠勇二字，作如下的一個簡單界說：『一重事實，假定是危險；另一重事實，假定是某種體質，某種遺傳性，某種教育——譬如說：這種體質，這種遺傳，這種教育，會產生勇敢；別種體質，別種遺傳，別種教育便產生懦怯；彷彿胃遇到了某種質料，一定分泌胃液，膽囊卻一定分泌膽汁的一般確切。』我也許會聽了他的界說，不敢置辯。但是我免不了要想，心理方面的現象，並不像生理方面的那般簡單。我們現在不必去推斷胃是不是分泌胃液，或膽囊是不是分泌膽汁。我們且推斷士兵的忠勇或懦怯，有什麼關係。我們不但要觀察他們的行爲，同時要區別他們的性質。我們對於忠勇的，會表示欽佩，興奮；對於懦怯的，會表示鄙夷。這又是什麼理由呢？因為這種行爲，不是必要的，也不

含永久性的，但卻是應當的義務。這便是統治我們精神，意志方面的一種定律，和統治我們形體，生理方面的定律，所有的異點。我又產生這種思想：義務也有一定的範圍，就是我們能力的範圍。譬如說：任何領袖，不能命令他的兵士，在海上行走。爲何呢？因爲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們的能力，往往限量了我們的職責。譬如像我，因爲殘廢，不能到前線醫院去服務。我不去，不是我的過錯。我在此地後方醫院，盡力服務。我把我的能力，貢獻給這次戰事。我不是已盡了我的職責嗎？

二

正因為我是醫生，我行使醫生的職務，穿着醫生的制服，所以我的思路，發展到奇特的程度。在這次戰事中，這個倫理方面的問題，佔了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頁。我把這些『回憶』記載下來，也無非為這原因：把這次在這裏所偶然眼見到的各種景像，很有系統地記述下來，以便將來，用我的腦力來細細分析，細細認識。當時，因為事情的古怪特別，幾乎超出了我理解的範圍，我祇覺得它的慘酷。後來，我彷彿明瞭了事情的抽象意義，因某種原理或假設的幫助，我彷彿認識了事情結局的價值。在薄雄（Beaujon）地方的手術檯面前，多少次，我曾聽見奧德先生，就是我所要記載的這幕慘劇中的主角，當我們助手中的一個，替病人注射了麻醉劑之後，屢屢對我們申說道：『為一個真正的實習醫生，每一個病人，是自然界貢獻給他的實驗！』實際，那時我所願意詳究的許多事件，非但它們的內容，足資深究；就是每樣事件的本身，都是極好的實驗。我所要記載的事實，也不過是這許

多『觀察結果』中的一個。因為奧德先生那時常常叫我們把觀察的結果，整理起來，他說：『事實，要收集事實，永遠要找尋事實。馬尚棣（Magendie）（註：法國十九世紀時的生理學家，有關於神經系的名著問世）說得有理，他說：科學家不過是科學界的收爛東西的，背上背了籬，手裏拿了鈎，一路走，一路拾。』不錯，但是假使現在，奧德先生能把他受盡痛苦的肉體，從不再用嗎啡而得到安眠的墳墓裏爬起來，對於我『觀察』得來的結果，收集下來的事實，未必能滿意。我所敘述的事實，是屬於宗教心理學的一門，這位崇拜事實的科學家，當然不能加以承認。他生前，祇要人家一談到宗教問題，便笑得不可開交，做效名劇假病人裏面所說的那兩句話說道：『先用清導劑，然後再用哲理來醫治。』清導嗎？清導什麼呢？奧德先生的意思，是否要把人生中，認為可能的出世觀念打消呢，還是要把他認為不健全的，那種好神祕的遺傳性除掉？因為這種遺傳性，促進我們在自然界的各種現象中，去追求一種思想，一種意志，或一種愛情的踪跡。奧德先生不承認宇宙中或人世間有什麼主宰或神。因此，他便以為服從了馬尚棣的這條原則：知識服從物質給予的事實。他沒有知道，反對各種信仰的他，無形中卻鼓吹了另一種信仰。他所說的事實，當然是經現象分析過，確知是真實

的，有系統的，合於科學原理的。纔認為事實。我曾經試試和他辯駁，說宗教的事實，亦是一種事實，按照實驗的理論講，也是合於科學原理的。他立即答覆我道：『先用清導劑！』又說：『超性界是沒有的。宇宙間一切個人的見解，不能成為一種界說。假如你現在對我說：我看見一個動物，沒有神經系，卻能感覺和運動，我不必等你的證明，便已知道是錯誤的。……』

無數的科學家，和奧德先生，有同樣的見解，同樣的論斷。我亦曾這樣想過。但是我所遇到的事實，再沒有比這幾星期裏，所碰面遇到的更真切。自從經過這顯明的事實，絕對否認超性界的存在，似乎是不可能。講到科學，分析到底，原也不過是經真理來鑑定的最有價值的一種假設。拿醫學來說——奧德先生是極有研究的——最最邏輯的理論，一經實驗醫學用事實來發現錯誤，便可立即推翻；反之，如果經它用事實徵實之後，就是最不易取信的理论，立即可認為確切無疑。所以『實際行為』纔是真理無上的確性。假使經事實證明，某幾種絕對違反科學原理的觀念，適合於某部分人的生活；某幾種合於科學原理的觀念，卻反不能適應於實際生活，那末無疑地，這幾種合於科學原理的觀念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我現在所觀察的，不過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在於一種情形非常特殊，而結

果卻很普遍的環境中，要證明以上所說的，不是沒有根據的。說得更確切一點，就是要證明證據是確鑿的。我以科學家的人格，不能不把這『觀察』記述下來，不能不把這實驗，精究細考，來開發一條真理，假使其中有真理的話。我以上不是已經說過，以便將來，用我的腦力，來細細分析，細細認清。這些清楚的辨認，爲我們研究科學的人，是一種職責。假使奧德先生聽見我這些話，他一定又得對我說：『何必要用你的腦力來細細分析，細細辨認，你腦子裏的思想，我不是熟悉的嗎？你的父親是蒙不里（Montpellier）高等醫藥專門學校的哲學教授，他是兼攻遺傳學說的一個玄學家；你的母親，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。你把遺傳得到的後果，難道還以爲是一個要深究了纔能解決的問題嗎？你真該服清導劑！』假如奧德先生對我那般說，我便要這樣答覆他：不論那一個科學家，誰不是用父母遺傳給他的腦子，來工作思考的呢？主要的問題，不在思考的工具，腦子如何，卻在用了腦子，思考得來的結果，是否成立，是否有效。我把這些回憶記載下來，正無非要在這事情中，把我個人的觀點，和其餘別人的，不能毀滅的，公有的通共見解，作一個比較，看一看究竟有什麼分別。

三

既然關於事實，現在且把事實陳述出來，第一，先講這所私人的實驗所，在一九一四年夏季，怎樣改成了補充醫院。改變的經過，非常迅速。八月一號，從動員令一下，改辦的提議，便立刻決定了。那時有一個實業界的權威，叫莫洛尙維（Moreau-Janvielle）的，他是洛歇爾（Rochelle）地方，幾處鋼鐵公司和建築公司的主任。莫洛尙維有一個兒子，曾經遭遇過一次汽車的意外事件，傷害到危險的境地，幸賴奧德先生神乎其技的割骨手術，纔得救的。莫洛尙維和奧德因此遂成至交。這次奧德去見莫洛，請他幫忙。莫洛本是鋼鐵業公會會長，他立刻用鋼鐵業公會的名義，來擔任戰事期間，這所軍人醫院裏的經費。奧德有了這樣的基礎，便到軍部裏去請求聖奇雄街的房子，就是他自己的實驗所，和另一所叫恩谷醫院的聯合起來，由他全權來主持那兩處的醫務。他的請求，得到准允。不上幾天，八月五號那天，我們便已開始必要的整理，完成改造的工作。奧德先生辦起事來，始終不

論大小，要實行便立刻實行起來。他真正不愧當這手術醫生的名稱，一方面用手，一方面行醫。爲他思想就是行動。他想到的便立刻做到。他整個的人，祇有『直接』和『立刻』兩個名詞可以形容得了。當他施行手術，那籠在面紗罩下面的瘦臉，因他注意力的密集，因他服務的熱烈，因他全神的貫注，使見到的，不能不表示驚佩。在橡皮手套下，他靈活柔軟的長手指，所運用的那些手術器具，因他靈敏而有力的運用，彷彿也件件都變了靈活。他解剖起來的準確，真是驚人。他身體瘦小，臉色黝黑，淡棕色而熱烈的眼珠，以及他全身的形情，譬如那細小的骨骼，漆黑的頭髮，處處表現他是受了異國的，幾乎是熱帶的遺傳。但是他的父親確是白浴納（Boyonne）地方的一個書吏。不過由他的姓氏看來，大概是西班牙出身。在西班牙，不是有一個姓奧德的植物學家嗎？他曾經因爲發現了一種植物而得名的。那種植物，在西班牙，就叫奧德。

奧德先生常常說：『我的姓名，應當和科學上，一種不論大小的發明，連合起來。譬如像瑪德里那個和我同姓的人，因發現了一種植物，他的姓名，因爲命名他所發現的植物而永遠不朽。或者像那些著名的醫界前輩，譬如英國的阿迭生（Addison），勃拉愛脫（Bright），法國的杜馨（Du-